

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角色认同窘境及其突围

单琪雅

通化师范学院, 吉林 通化 134000

DOI:10.61369/EDTR.2026040001

摘 要：随着乡村教育振兴的深入推进，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生存境遇与发展路径日益成为关乎教育公平与乡村文化赓续的重要议题。本研究系统揭示了这类学校所面临的角色认同窘境及其深层逻辑。研究发现，角色认同的窘境对于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并非抽象概念，它可以被具体化为社会性、功能性与生存性三个层面的尖锐矛盾。其生成根源在于政策逻辑与乡土情境、资源与责任，以及社群关系与职业生态这三组关系在实践中的不对称。基于此，研究提出三重突围路径，即通过重构本土化价值尺度明确办学定位，借助弹性化办学形态创新激活内生动力，依托系统性支持网络构建优化外部生态。本研究为理解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复杂境遇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推动其实现扎根性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行动框架。

关 键 词：乡村小规模学校；农村中小学；农村教育

Th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Role Identity in Small-Scale Schools in Remote Rural Areas

Shan Qiya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Tonghua, Jilin 134000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advancement of rural education revitalization, the survival circumstances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small-scale schools in remote rural area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 crucial issue concern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continuity of rural culture.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everal typical case-study schools, this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role identity dilemmas faced by such schools and their underlying logic. The study finds that dilemma is not an abstract concept for small-scale schools in remote rural areas; it can be concretized into three sharp contradictions at the social, functional, and survival levels. The root causes lie in the asymmetries between policy logic and local contexts, resourc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 well as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professional ecosystems in practice. Accordingly, the study proposes three breakthrough pathways: clarifying school positioning by reconstructing localized value metrics, activating schools through innovative and flexible school models, and optimizing the external ecosystem by building a systematic support network.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conditions of small-scale rural schools and offers a potential action framework to promote their grounded development.

Keywords： small-scale schools in rural are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rural areas; rural education

一、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角色认同窘境的多维表征

“乡村小规模学校主要指位于乡镇以下、学生数量少于100人的学校，大多为人数较少的中小学校及教学点”^[1]。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角色认同，并非一个静止、清晰的概念，而是在外部环境 with 内部实践的复杂互动中不断被形塑与协商的动态过程。当前，这类学校普遍面临深刻的认同窘境，这种窘境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通过社会期待、功能承载与现实处境等多个维度的矛盾具体呈现出来，深刻影响着学校的生存状态与发展方向。

（一）社会期待与自我定位的不对称

“小规模学校不仅为乡村儿童提供不可替代的教育载体，亦是传承乡土文化、提升民众素养、凝聚乡村社区的重要公共服务主体”^[2]。从外部视角审视，社会主流话语对乡村学校往往赋予两种矛盾性的期待。一方面，在城镇化与效率优先的思维惯性下，它们常被视为需要被规模化办学替代的过渡性存在，其存在价值遭受隐性贬抑。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的宏大命题下，它们又被期待承担起守护乡村文明火种、维系社区情感纽带的超教育功能。这种摇摆甚至对立的他者目光，使得学校难以获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吉林省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民族志深描”（JJKH20260313SK）；

吉林省教科规划项目“吉林省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构建研究”（GH22021）；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农村中小学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胜任力调查研究”（JJKH20251398SK）；

通化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新生代乡村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参与意愿调查研究”；通化师范学院校级教研课题“师范生家庭教育指导胜任力培养策略研究”。

作者简介：单琪雅（1995-），女，汉族，吉林临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农村教育。

得稳定清晰的社会评价坐标。反观学校内部，教师与管理者在日复一日的具体实践中，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同样充满困惑与焦虑。他们既渴望被认可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专业工作者，又不得不面对学生流失、资源匮乏所带来的职业成就感低落。外部期待的模糊与内部认同的游移相互叠加，导致学校在究竟应为何而办、为何而办的根源性问题上失去了明确答案，陷入身份迷失的境地。

（二）教育功能与文化功能的失衡

“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课程资源建设呈现‘去乡土化’与‘仿城市化’的双重异化”^[3]，教育功能与文化承载的职责在实践中呈现出显著失衡。理论上，乡村小规模学校理应兼具实施国家标准课程与传承地方性知识的双重使命。然而现实压力往往迫使学校向单一维度倾斜。在强调统一质量监测与升学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下，学校不得不将主要精力与有限资源集中于语文、数学等核心科目的应试教学，以期在横向比较中不至于过于落后。这种聚焦虽属无奈，却在客观上挤压了融合乡土文化、开展本土实践教育活动的空间。许多极具教育价值的本地生产生活知识、民间艺术、历史记忆难以被系统地纳入课程与教学，学校与所在社区的生活世界、文化脉络渐行渐远。其结果，学校未能充分彰显其区别于城市学校的独特文化价值，其教育内容与方式呈现出某种“悬浮”于乡土之上的状态。既未能在标准化竞争中赢得优势，又逐步丧失了文化根性与地方感，功能履行上的这种失衡进一步削弱了其存在的独特合法性。

（三）生存现实与发展愿景的冲突

生存现实与发展愿景的冲突构成了角色窘境的日常体验。对于许多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而言，首要且紧迫的议题往往是物理意义上的生存。生源持续自然减少或向城镇学校主动流失，使得部分学校常年维持在极低的学生规模，甚至面临被撤并的风险。教师队伍面临结构性问题，年龄断层、学科结构失衡、专业发展渠道狭窄等问题突出，教师往往身兼数职，疲于应对。基本的办学条件改善、信息化设备维护更新等常规需求也常因经费不足而举步维艰。在如此严峻的生存现实挤压下，那些关于特色发展、内涵建设、文化创新的长远愿景大多只能停留在规划文本或美好设想之中。校长与教师被大量的维持性事务所裹挟，难以有足够的精力、资源和动力去谋划系统性变革。这种愿景与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持续消耗着教育工作者的热情与信念，使他们陷入一种既要为生存挣扎又怀有发展渴望的深层无力感，从而固化了其在教育生态中的边缘与被动角色。

二、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角色认同窘境生成的结构性根源

这些矛盾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一种结构性困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系统性与顽固性，使得学校在现代化教育浪潮与乡土社会变迁的双重冲击下，难以确立坚定、清晰、富有生命力的自我身份。深入剖析这些根源，是探讨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未来发展路径时的起点，也是从同情式理解迈向建设性突围的必要前提。

（一）政策逻辑与乡土情境的张力

长期以来，乡村小规模学校转型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往往遵循着标准化、规模化与统一化的内在逻辑，比如以乡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县为主的教师队伍管理模式等^[4]。这种逻辑在

提升整体教育效率、保障基本教育质量方面功不可没，但其设计初衷与运行机制主要基于对城市或大规模学校常态的想象。当整齐划一的政策文本与评估体系向下延伸至差异巨大的边远乡村时，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排异与错位。例如在师资配置、课程实施、经费拨付乃至学校管理制度等方面，刚性规定常常难以回应小规模学校特有的柔性需求与复杂情境。政策更多关注的是输入性指标与普适性规范，而对于乡村学校如何基于本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应对极少数学生群体的个性化发展等深层问题，则缺乏足够的弹性空间与针对性支持。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忽略或简化了乡土社会的复杂性，迫使学校在迎合外部标准与适应内部真实之间进行艰难取舍，从而加剧了其角色定位的模糊与撕裂感。

（二）资源匮乏与多重责任的叠加

资源匮乏是边远乡村学校长期面临的痼疾，且具有多维性特征。它不仅体现为办学经费、教学设施、信息化设备等物质资源的绝对不足与获取困难，更关键地体现为优质师资、专业发展机会、社会资本等软性资源的极度稀缺。教师往往要承担跨年级、多学科超额教学任务，同时还要兼顾学生生活照料、家校沟通、社区联系等非教学职责，精力分散，专业提升缓慢。然而，社会与教育系统对学校责任期待却在不断叠加。学校既被要求达到国家规定的教育质量标准，又被期望承担起留守儿童关爱、乡土文化传承、社区文明建设甚至促进乡村发展的衍生功能。在资源本就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些被赋予的多重责任远远超出了其实际承载能力。资源与责任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使得学校陷入疲于应付的境地，任何一方面的责任都难以充分履行，这从根本上侵蚀了学校确立清晰角色认同并有效实践的物质基础与行动能力。

（三）社群关系与职业生态的制约

传统乡土社会中，学校曾是村落的文化中心与权威象征，教师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学校与家庭、社区关系紧密。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人口外流以及现代性价值观的冲击，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剧变。学校与所在社区的关系逐渐疏离，家长的教育参与意愿与能力可能因隔代监护或长期外出务工而减弱，社区对学校的支持功能也大不如前。学校日益成为悬浮于村庄之上的孤岛，失去了来自周边社群的有机滋养与情感认同。与此同时，学校内部的职业生态也趋于封闭与孤寂。小规模学校教师数量少，缺乏常态化的同侪研讨与专业竞争氛围，外出培训机会有限，长期处于信息与观念的相对滞后状态。这种内外交织的孤立感，使得教师群体难以获得持续的专业激励与正向的社会反馈，职业倦怠感易于滋生。在缺乏良性互动与有效支持的生态中，学校及其成员难以构建起积极稳固的自我认同，更容易受到外部消极评价的影响，从而深化了其边缘化与被动性的心理认知。

三、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实现角色窘境突围的路径

面对深嵌于结构之中的角色认同窘境，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未来发展绝非无路可循。突围的关键在于超越简单的生存维持思维，转而寻求一种基于自身特质、连接内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路径。这要求从价值内核、实践形态与支持环境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探索与重构，从而在看似局限的边界内找出新的发展

空间。

（一）重构校本化价值尺度明确办学定位

学校必须首先在思想层面完成一次深刻的自我觉醒，即从被动的标准迎合者转变为主动的价值定义者。这意味着要勇敢地反思并质疑那种以城市学校为模板、以规模效益为导向的单一评价体系，转而建立一套契合乡村小规模学校特质的多维价值尺度。这套尺度应超越单纯的学业分数排名，将学生人格的健全成长、乡土情感的深厚培育、社区文化的活性传承以及教育过程本身对每一个生命的深切关照，置于评价的核心位置。学校需深入挖掘所在地域的自然禀赋、历史脉络与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独特的课程与教学元素，使学校真正植根于脚下的土地。例如，将山林田野变为自然课堂，将民间工艺融入美育实践，将地方历史故事作为德育素材。通过这种深耕本土的校本化定位，学校方能找到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与精神坐标，从“我是谁”的根本问题上获得清晰而坚定的答案，从而凝聚内部共识，并以此回应外部的多元期待。

（二）借助弹性化办学形态激活内生动力

在明确价值定位的基础上，学校需大胆探索灵活多元、富有弹性的实践形态，以破解规模小、资源少的现实约束。这并非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致力于激发组织内在的活力与创造性。在教学组织上，可以积极探索复式教学、跨年级项目式学习、主题整合课程等模式，将学生人数少的劣势转化为实施个性化、深度化教学的独特优势。在空间利用上，打破传统教室的边界，建设兼具多种功能的学习场所，并积极将社区公共空间、自然环境纳入教育场域。在师资建设上，倡导教师成为一专多能的探索者，并通过建立校内微型的教研共同体、开展基于真实教育问题的行动研究，促进教师的专业自主成长与职业成就感获取。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应主动向社区打开大门，邀请乡土人才、返乡青年、学生家长参与教育活动，使学校与社区重新建立起血脉相连的共生关系。这些形态上的创新，旨在将外在的压力转化为

内在变革的动力，让学校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出无限的教育可能，从而增强其发展的韧性与主动性。

（三）依托系统性支持网络优化外部生态

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角色重塑与健康发展，绝非其自身能够独立完成任务，它迫切需要来自外部系统、多层次、可持续的支持。政策层面亟需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为小规模学校设计差异化的资源配置标准、评估办法与管理规范，赋予其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与课程创生空间，让政策工具真正适配乡村教育的独特肌理。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扮演好支持者与服务者的角色，建立针对小规模学校的专项教研指导机制与教师流动研修平台，摆脱其信息与专业孤岛困境。高等院校、教育研究机构可以与之建立长效合作，提供专业引领与智力支持。此外，积极引导社会公益力量、企业资源以适当方式介入，在改善办学条件、设立奖教奖学基金、拓宽学生视野等方面提供补充性援助。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区参与、社会补充的多元协同支持网络。这个网络不是要将学校裹挟其中，而是为其提供一个稳固而富有弹性的支撑环境，使其能够安心地扎根乡土，从容地实践教育理想，在与其他主体的良性互动中，持续获得身份认同与发展的能量。

四、结论

综上，边远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角色认同困境是结构性张力与乡土社会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突围不能依赖外部模式的简单移植，而需通过价值重构确立扎根乡土的文化自觉，借助办学形态创新激活内生动力，并依托多元协同的生态支持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唯有在制度适配与主体能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类学校方能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真正成为助力乡村儿童成长与乡土文明延续的坚实载体。

参考文献

[1]王丽君.特色办学解困农村小规模学校——八里小学书法特色办学个案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7,(04):48-49.
[2]赵丹,范先佐,郭清扬.乡村小规模学校扩优提质中的资源优势利用[J].教育研究,2025,46(06):126-135.
[3]杨晓宏,尹淑娟,郑成栋,等.文化回应视角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效能提升策略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5,(11):95-103+113.
[4]鲁子箫,徐洋.什么制约乡村小规模学校转型发展——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5,(06):93-102.